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錄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

明 傅遜 撰

魯

陪臣交叛 南蒯之叛 陽虎之亂 侯犯之叛 公孫宿之叛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

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

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

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叅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　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子仲公子慭字室季氏家財更代也穆子叔仲帶之子名小語語以季氏不禮欲出之故悼子名紇武子之子平子之父昭子前受再命因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亦以例加三命其先未有受三命者故小以為踰父兄使自貶黜家禍謂豎牛之亂季氏實獎助之故言此以愧其心著位次頗偏也逃介脫歸也先蒯之鄉人憂其叛

既歎之且微言以感之恤恤憂患貌湫愁隘貌攸懸危貌深思二句因家臣而君圖也有人言今有此人枚筮暗指其事以卜吉凶坤下坤上坤坤下坎上比坤六五變而之比惠伯解其義蒯無以當之人臣剛彊以禦外溫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堅貞之節而用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故為黃為裳為元而吉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詞不忠非黃矣不共非裳矣不善不得其極非元矣倡和不相違也率循也三德謂忠信共供奉也非三者不為善不足以當也易道正大不可以危險之事占之問其所占何事且可以從下之飾乎蓋欲其共也能黃忠也為元善也裳共也是三美俱備為恭成上獨言飾者以蒯在下位故重言之上本言忠信率信為共而俱謂之善故又互言之也有闕不恭成也適費蒯自家還適費歌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枸杞生圃園非宜也子男子美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鄰猶親也已乎已乎言其自遂不改怨府怨之聚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冶區夫魯大夫平子亦能用善謀南氏以亡

十四年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癈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

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司徒老祁慮癸蒯家臣君靈謂蒯之威靈閒差也朝衆欲合衆以劫之其君謂季氏送送使出奔五日冀有變也張大也韓皙齊大夫致之齊以虛名假好也○皙之言何悖以上為南義也是使家臣皆私其所事以弱其君乎○蒯之叛以

下為陽虎之亂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君所佩以斂欲使以僭得罪懷亦季氏家臣改步改玉謂君臣行步遲速有度故佩玉亦異昔昭公之出季氏攝行君事佩璵璠祭忠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不狃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也桓子意如子名斯

懷時從行慢子洩故使逐之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文伯名歜桓子從父昆弟藐季氏族稷門魯南城門大詛謂違盟者重受罰秦遄平子姑壻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 徃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 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

晉獻鄭俘也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强為之請以取入焉

侵鄭詳見晉失諸侯陽虎謀去三桓故往還不假道以搆禍於衛欲因釁圖之幸文子知其情故其謀不行詳見魯與宋衛之好聘禮諸侯使卿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帛於夫人無別遣者此虎困辱三桓并媚晉乃駕言報幣强季孟同使則晉宜設兩享因輕魯遂兼享之孟孫以虎為魯患忿趙氏陰厚之故設為請托之詞稱

先君以徼其言實以媿趙孟也使人使得其人也　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春二月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今山東曲阜縣有陽關魯邑中二於齊齊歸之　秋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公斂處父孟氏成宰名陽墮伏佯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而爾通苫夷季氏臣二子季孟也見陪臣能自相制季孟不敢異

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圉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

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

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

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

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

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寤桓子弟極公彌曾孫不狃費宰輒叔孫氏庶子志竊拱璧叔仲帶之孫事見意如逐昭公順祀順羣廟之昭穆以合祀也辛卯十月二日於僖廟者以僖公季氏所立恐僖神猶祐之也虎欲以壬辰夜殺季氏明日癸巳以都邑之兵車攻二家處父以兵救孟氏期壬辰先一日也鈹劒屬盾干櫓也越虎從弟防制季孫甚嚴咋嚙也恨意言楚先皆良弼乃以是殺我之事繼之徵召也往必往

也孟氏欲備難畏人知故偽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支子怒馬策之使奔闔門以季孫既入故武叔州仇也處父如期以邑兵救再戰敗虎赫下城内地名虎知國人素畏已出奔方喜於免死何敢復追徵字應悞從者以陽智勇必能追果請追以弗許而止陽又欲因亂除季氏以强孟氏孟孫不敢子言季寤字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關虎前所居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隷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

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寝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逃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

其世有亂乎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虎以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凡得成器可用曰得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伐陽關以討虎萊門陽關邑門三加三加兵也鮑文子名國施氏魯大夫虎本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欲故詐以東為願鍥刻也刻之使易折又以麻縛刻處歸之使不知將絕追者葱靈輜車名車之有屏蔽者以趙氏受亂人故知世亂○以上為陽虎之亂以下為侯犯之叛

十年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

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

矦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
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
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矦犯曰諾乃多舍甲焉矦
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
至矣郈人大駭介矦犯之門甲以圍矦犯駟赤將射之
矦犯止之曰謀免我矦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矦犯
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
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

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叔孫成子名不敢武叔名州仇其子也謚懿子公若藐其族也公南其家臣武叔黨恨藐諫立既使賊射之又使侯犯殺之皆不克圉人武叔之圉人偽固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劒鋒末授之藐見劒向己逆呵之云如鱄諸以刺吳王者刺我乎犯以其忮很必殺據郈叛郈叔孫氏邑今山東沂水有郈郈城工師掌工匠官名駟赤揚水詩唐風卒章三言曰我聞有命四言不敢以告人蓋欲秘其命說計以圖犯覦其意稽首謝遂詐說犯以郈降齊復假宣齊使言將遷郈以懼衆謂犯衆將叛言違異矣以郈民易齊人與郈郈無異勝於守郈為人所叛而死既誘使舍甲於門又呼齊師至以駭郈人因其甲以圍之介因也射之偽為犯射郈人犯不知乃白當圖免我毋徒射許之郈人許其行也宿故國名誅責也言

犯勿以叔孫甲出物識也赤還救犯犯而言於衆甲有識不以之出奔犯因使數甲以相付赤乃止而納魯圍郈之師齊以空名致之冬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聘齊謝致郈也齊以致郈為德于魯故對言義在討惡非以私賜際接也是以猶是為也○以上為侯犯之叛以下為公孫宿之叛

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三都費郈成强盛累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不狃與輒前比陽虎為亂今又以費襲魯公入季氏家而登其臺今曲阜縣境内有季武子臺即公所登中句須樂頎魯大夫齊在魯北境成當其衝故云墮之無以扞齊

哀公十四年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洩孟武伯懿子之子也圉養也宿一名成病謂民貧困有司使有司以事使人於孟氏袒免哭以喪懿子聽共聽請供命也○三家陪臣唯孟氏之臣能盡忠而必廹之使叛何其寃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城輸以偪成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

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

宿以其兵甲入于嬴齊自艾陵之戰怨魯已久此又納魯叛臣感子路與陳瓘之言始與魯平詳見季康子搆怨邾齊子貢謂成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袁失也成魯宗室背魯出奔是失宗國館客禮客於館䄏媚杏三邑二十五家為社書籍書而致之事見晉失諸侯取讙闡事見康子搆怨邾齊嬴齊邑入嬴避魯也見仲尼之徒皆忠於魯

内外灾異

隱公元年八月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負蠜也

三年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盧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盧盟在春秋前既盟而遇大風故僨僨仆也傳記異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言自癸酉日始以後皆雨霖以震周之三月建寅之月微陽始生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皆為失時

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不害於穀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

以授百官于朝日官日御俱典歷數者日官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底平也平歷數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如而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十一年秋宋大水詳見宋閔公之弒

十八年秋有蜮為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南越南越婦人多淫其地多感淫女惑亂之氣所生陸璣毛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漢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投人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又名射工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正月周六月夏四月正陽之月也陰慝未生故謂正陽日食固為災而于正陽之月尤為大變故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之義此常禮也今書是月乃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故曰非常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青猶災也惟月侵日為青陰陽順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鼓之今大水乃用牲而鼓亦非禮○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為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二月者皆先王所忌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

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則二月日食皆為大變然歲首正月之朔古人所謂三朝日食其日其應至重觀漢孔光疏可見又不獨此二月而已

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二十九年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僖公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于播種五穀無損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詳見驪姬之亂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日官失日

志慢也

秋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震雷電擊之夷伯魯大夫展氏也慝惡也言隱惡非法所得加故獲天譴焉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石本星也至地而為石鷁遇迅風而退飛詳見宋襄公圖伯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巫尪女巫巫主祈禱請雨者或以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而為之

旱故公欲焚之脩城郭則饑民聚而得食務穡以稼穡為務勸分謂有無相濟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為災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十四年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后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不舉不舉咼鼓社責羣陰也此天子之禮社尊於諸侯故諸侯請救而不敢責鼓朝以自責也不舉用幣以事神也鼓社鼓朝尊卑異制以訓民事君而等威别

十六年夏五月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毁泉臺伯禽至僖公十七君妖蛇出而聲姜薨故壊之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饑幸之也幸冬生不為物害○此記異也何幸之有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壞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梁山在今山西石州東傳驛車伯宗晉賢大夫故召問之辟重道逢重車而辟之使避已也捷邪出故速善其對故問其所主主其神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禮禮其神請見

見之於晉侯不可不諱所感稱朽肯見從從重人言

補

壞言遜也

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過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樂喜字子罕為正卿知將有火災素

戒為備火之政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徹屋以開火道大屋難徹就塗之畚賁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水器盆鑒之屬輕重人力所任蓄聚也聚水以救火塗泥也積之以殺火勢巡行也丈度也繕給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也火起則從其所趨摽表之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應役使者具之以儆先備隧正掌郊外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皆司徒所主閱亦華元子討治也庀具也使具其官屬戒為左亦如右樂遄司寇刑器刑書亦具官屬如左右師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具官鉏吾太宰也府守六官之典司宮巷伯皆寺人各儆備宮內之事二師左右師鄉正鄉大夫敬用享祀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皆非禮也士弱渥濁之子莊子火正火官也封之使即食邑於火之分野以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咮七星鳥首正在南

方則用火季秋二星入則止火所謂出內火也以順天時救民疾咮柳星為朱鳥鶉火心心星蒼龍大火閼伯高辛氏之子為陶唐氏之火正商丘大火之分野故使之居于商丘主大火之祀紀火出內之時以行火政相土契孫商之祖繼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時宋為商之後大火為宋星而商丘在宋地世守其祀而司其占每知禍釁皆始於火故其日知天道之有火災也又國有道則天行有常而災變可推國亂則常度乖而災變亦殊安可知乎商丘今河南歸德州

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

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玆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饑何為梓慎魯大夫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此歲歲星應在星紀明年應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故致時有無氷之災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也又虛危玄武之宿為蛇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於虛危下是為蛇所乘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龍為宋鄭之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其名為耗此歲星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氷地氣盡洩而宋鄭當歲星之分野故度二國必饑也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年夏五月或叫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秋七月叔孫豹如宋葬共姬也譆譆嗟痛聲出出戒伯姬也鳥火妖也姆女師謂女待人而行婦宜以義自主伯姬時年六十左右而待姆故曰女而不婦魯傷伯姬遇災故使卿供葬○伯姬以貞德守死不違而傳譏之過矣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

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弃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寵謂族也詩大雅言文王以信而昭格于上帝又詩逸詩淑善也偽不信也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

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申豐魯大夫陸道也虛危北方之宿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奎婁昴畢西方之宿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又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二時皆出冰期固陰重陰沍閉也必取積陰之冰以達其氣使不為災出而用之者衆不獨公也黑牡黑牲秬黑黍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于冰故祭其神桃弓棘箭所以禳凶邪將禦至尊故食肉謂在朝廷治職事就官食者命婦大夫妻祭寒即上文享司寒也獻羔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即上文朝覿也公先用優尊也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即上文西陸也畢賦班冰也老致仕者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

隸皆賤官風壯風寒則冰堅也風出順春風而散用也藏之周即上文山谷寒陰也用之徧即所謂賓食喪祭至老疾等也愆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淒風寒慘之風苦雨白露過雨時物得之而傷震雹也癘惡氣也短折為天疫死為札今藏川池之冰不周也弃其餘而不畢賦不徧也越散也殺肅殺發舒也震震擊陰陽失序雷風為害也七月詩邠風其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藏冰之道備于此詩矣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　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

鑄刑書詳見子產相鄭士文伯晉大夫火見謂心星周五月昏見也刑器鼎也辟法也爭辟叔向所云民知爭

端也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也六月丙戌鄭災秋九月大雩旱也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

從時士文伯字伯瑕惡之因受其凶也衛地豕韋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降婁之始乃息是災發于衛而魯受其餘禍故衛君當之為大魯則上卿為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公又感日食而問小雅十月之交詩義荅云不臧者不善政之所感也擇人用賢因民因民所利從時順四時之務秋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晉侯以衛侯武子皆卒符其言故問可常乎否對云不可常各異時也不一政教殊也不類有變易也不則非一法也詩小雅言不同一歲日月十二會從子至亥所會謂之辰以子丑配甲乙之十榦明非一所也

九年夏四月陳災詳見楚滅陳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禆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星客星為妖祥竈鄭大夫言此應在晉侯以七月戊子日死今歲星在顓頊玄枵之虛為姜齊任薛二國之分野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婺女居其方維之首而有此客星其禍不在本國必以告邑姜言其子孫將死也蓋星占以既嫁女為婺女處女為織女邑姜為齊之嫁女實晉虞叔之妣故其禍應在晉天二十八宿面七七政始終于斗牛故為星紀安有星客于其舍自般諸侯逢公居齊地者其神以戊子日登天而死嘗有此星出于此時歲星不在其分故自當禍今得歲故以為告其所自出然邑姜亦成王之母而于周無災者其分尊非所敵也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及薛者其國微不足以應占也○晉非一君其卒也亦非一君矣何於此獨見妖乎其說多誣妄不經此姑順文以解耳

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

十六年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

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屠擊鄭大夫祝太祝豎小臣款柎皆其名有事祭也蓺養護令繁殖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詳見季氏逐昭公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

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八月辰星見天漢西此孛星出辰西其光芒東及天漢形如彗妖星也申須魯大夫言天道恒以象示人彗為除舊布新之象今已見大火之舍至明年大火出

必以火除其舊而新布矣梓慎魯大夫徵猶兆也往見其徵兆見章伏彗必與火俱已歷二歲將必如須所言也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若殷周之正則不得正夏三月大火昏見東方大辰大火宋分野大皡居陳木火所自出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房舍也天漢水也衛國濮陽帝顓頊居之衛星營室屬水火牝水壯壬子水丙午火火得水而作猶牝得牡而合故陰度亭若隨火俱沒亦必以壬午水火合之日也火見之月四國必為災矣瓘玉别名斝酒器殷曰斝瓚勺也裸器以玉飾之竈欲用此二物禳火子産以天災流行非禳所能息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

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

其柩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宫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宫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舊宫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

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心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之母故曰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日故知當火作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今曲阜縣治東有大庭氏庫魯于其處作庫高顯登以望氣參近占以審前言皆驗前子產不用竈言竈復請之子產言天道難明竈多言或時有中不足信也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也弗良及言身先災死不能以善及之也析謂遷國可免災子產知天災不可避且遷國大事故云吾力不足以其書與已言遷其柩晉詛無畜羣公于故公子公孫多在鄭火時恐其為變故辭之使處東門新來聘者不使入舊客知國情禁之使不出子寬子上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太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及登開卜大夫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也儆備也商成公鄭大夫司宮寺人之官舊宮人先公宮女列居備非常也焮炙也部伍列登備姦也野司

冦縣士也火之明日四方乃間故戒備所徵役之人居郊外者助太祝太史除治祭處于國北方就大陰禳火主冥水神回禄火神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祈祭之以禳火之餘殃記籍被焚之家寛其賦稅與之材才助營建君大夫三日哀國不會市告災四方使之同恤宋衛火政與鄭同不救不弔者無政不義所以先亡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

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産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

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為治也大為者為火特祭禮物備具也祓禳皆除凶之祭徧四方之神所以振迅除去火災故曰禮蒐兵大蒐逐不祥于城内地廹故除廣之太叔廟寢之間其庭小不便于蒐宜除因不忍毀廟故過期須子產見之有後命曰二句教除徒言而汝也鄉南鄉也朝朝君怒怒不毀衝通道毀北方仁不使毀也時晉親鄭而授兵似有疑晉心故懼討卜筮走望為鄭徧禱于山川也撊然勁忿貌荐重也望走在晉言其所瞻望奔走者唯在晉耳

十九年冬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時門

鄭城門洧淵洧水深處洧水源出河南密縣東至新鄭會溱入河禜祈福祭其室似龍所宜居而求之使去者言子產之智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物事也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二分日夜等故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克勝也陰侵陽是陽不勝陰哭憂其災也非所當哭精爽逝矣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慎以陰勝陽將水昭子以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猥出故為旱陽氣莫然不動必將積聚為災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詳意如逐昭公秋書再雩旱甚也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

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

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

䷌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
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
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
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
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
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
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
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

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絳晉都獻子晉卿蔡墨晉大夫豢御養也醪古國叔安其君玄孫之後為畜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其姓董時鬷水上夷皆董姓孔甲少康後九世君擾順也帝天也其德能順乎天故賜之龍乘四也合二為四更代也以累代彭姓之豕韋而有其國既龍死潛以為醢如不死也及求龍不得自貶而遷於魯今河南有魯山其地後為晉范氏今為山東范縣方法也不食無祿食也宿猶安也物乃至如水官脩龍至也泯滅坻止也鬱滯湮塞也育生也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正官長也句芒取木生句曲而芒角也祝融光明貌蓐收秋氣摧蓐而可收也玄冥水陰而幽冥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弃廢也以官廢龍不至也使龍不可至周易無緣有龍乾初九變之姤爻詞云潛龍勿用九二變之同人云見龍在田九五變之大有云飛龍在

天上九變之夬云亢龍有悔乾六爻皆變之坤用九云見羣龍無首吉坤上六變之剝云龍戰于野物謂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然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墨言則皆真龍非也獻子又問五官之長誰氏墨又對少皞金天氏窮桑其所居遂以為號重該脩熙其四子重治木為句芒該治金為蓐收脩與熙治水為玄冥各能其官得其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為三祀顓頊高陽氏其子犂為火正號祝融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其子句龍能治水土為后土死而見祀為二祀此謂五祀也方荅社稷故云后土即為社是社已在五祀內矣稷播殖為田正者為稷烈山氏炎帝神農也自夏以前其子柱為稷世祀之弃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以弃代柱祀之至今傳言蔡墨之博物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詳見吳入郢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

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司鐸宮名桓僖二廟災常人覺

財故皆顧府敬叔孔子弟子名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于君者使待命于宮庀具也具汝所職而有不在者罪死景伯子服何字宰人冢宰之屬待命待討求之命校人掌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巾車掌車以脂膏轄為行之易百官各備其官以待用慎守恐有變也肅給敬以承事濡物于水出用為濟鬱攸火氣也從其所至而以濡物蒙葺于公屋蒙葺冒覆也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力不給則助之而刑其不用命者文伯魯大夫乘車公車駕之備緩急桓子名斯為公御車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以為名槐富父終生之後瀋汁言不備而責辦如拾汁終不可得也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複

開除道環帀公宫使火無相連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夫子料其然○時魯衰矣觀諸臣救火猶有先王遺法與宋鄭事合觀之可見古人禦災有道不似今時之草草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周十二月為夏十月不應螽故季孫以問孔子答火星伏在十月而後蟄螽盡閉今火猶西流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矣火心星也九月昏始入十月昏則伏故云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大野魯大澤山東鉅

野縣東南五十里有獲麟臺今為嘉祥縣車子微者鉏商其名麟仁獸聖王之嘉瑞時未見故怪而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自夫子識之而取

郊祀蒐狩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郎在今山東魚臺縣東南境舊有郁郎亭郎非狩地故唯時合禮

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言凡祀通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

始熟故薦嘗于宗廟建亥之月昆蟲閉户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六年秋大閲簡車馬也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莊公薨未服闋而吉禘故云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極者晝夜長短之極至極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

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遂為魯之常祀常祀有時故不卜牲與日吉凶未知故卜之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蓋卜牛在卜日之前今書免牲則是既得吉日改牛為牲矣方復卜郊之可否是上之人怠于古典慢瀆龜筴也郊為禮之大望祭山川其細也不郊猶望失禮之倫矣

文公元年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于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蓋當時違歷者所譏昔者先王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也以日月轉運于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歷者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歷元是謂歷之端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各剩一日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于終不愆四時之序無愆過也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無疑惑也不悖四時之事無悖亂也

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公以閏非常月故不告不知四時漸差故置閏以正順時而民事可命事不失時而年豐君人所以生民者今公棄時與政非為民之道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郊祀后稷以配天稷始祖能殖穀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今南直隸蕭縣有紅亭根牟古國魯東界今山東福山縣有牟城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詳見季氏逐昭公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

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武公武公之廟戒齋戒也祲妖氛也涖臨也氛惡氣也氛氣見于宗廟故以為非祭祥大臣卒故為之去樂

城築

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郎魯地今魚臺縣君舉必書史之所書皆公命也以非命不書史之舊經亦如之

二年夏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極附庸小國庈父費伯傳言無駭能入極因庈父城郎之師以勝之

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中丘在今山東沂縣境

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郿魯下邑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廄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冬十二月城

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諸防皆魯邑龍亢龍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東方三時之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心星亥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晨見東方致築作之用水營室星謂今十月而昏正所謂定之方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牆郛城塹謂之塞皆土功也須從其時而治之今以春故不時若小有破敝自當隨敝隨葺固不可以時拘而此高大其門作新以易舊自當從時也

文公十二年冬城諸及鄆書時也諸今山東諸城縣鄆鄆城縣

十三年秋七月大室之屋壊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

成公九年冬城中城書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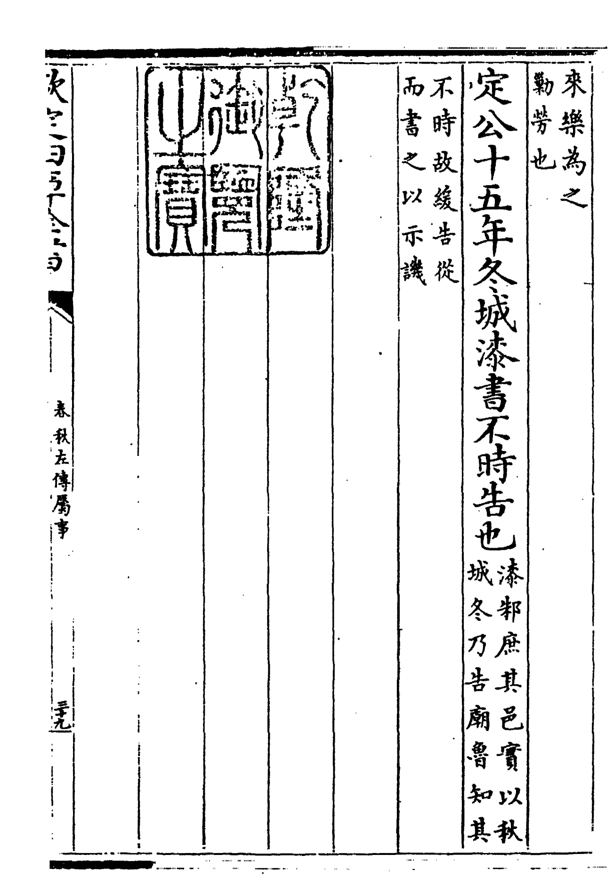
十八年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庶民自以子義而

來樂為之
勤勞也

定公十五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漆邾庶其邑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

明 傅遜 撰

晉

曲沃篡晉

隱公五年春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夏六月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曲沃晉别封成師之邑今山西曲沃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今山西翼城縣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隨晉邑哀侯翼侯之子光

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嘉父晉大夫鄂晉別邑桓王前立此侯之子於翼故別名鄂

桓公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

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
孫欒賔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
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
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
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
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
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

啓曲沃伐翼傳因曲沃簒晉追記其始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名仇意取攻戰相仇成師桓叔名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晉大夫言命名獲其宜而義禮政出焉由之以治易之則亂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名所附意異師服知桓叔之後必盛於晉以傾宗國而預言之惠魯惠公晉文侯卒子昭侯立見桓叔强偪封之為曲沃伯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師服益知晉之將亡國諸侯家卿大夫側室衆子貳宗小宗也皆於其中立官以自輔士以子弟為僕隷庶人無尊卑則以親疎為分別見貴賤皆有差不得以並嫡覬覦冀望也甸侯諸侯而在甸服者潘父晉大夫孝侯昭侯子莊伯桓叔子陘庭翼南鄙邑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武公莊伯子韓萬莊

伯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汾隰汾水之次汾汾水源出岢嵐州經靈石至臨汾絳州榮河注于海驂絓哀侯之驂絓於木共叔欒賓之子賓傅桓叔共叔傅哀侯共殉所奉之主共叔并見獲而死

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虢仲王卿士虢公林父

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

莊公十六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𣪘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助歡敬宥助也雙玉為𣪘侯而與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以禮〇以下附獻公除公族

二十三年夏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士蔿晉大夫富子二族之有謀而強盛者蔿假為羣公子謀以富子終為羣公子害因誣譖以罪羣公子不悟而去之

二十四年秋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

二十五年秋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聚晉邑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在今山西太平縣南舊有晉城為蔿所築

獻公滅虞虢

桓公十年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

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虢國在今陜西寶雞縣虢仲虢公也王卿士詹父屬大夫有辭其辭直虞國在今河南虞城縣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虞叔虞公弟賈買也旃之也及我禍將連及我共池地闕

莊公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

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畜養也以禮樂慈愛教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讓事禮之極樂和樂之極愛親慈之極哀喪愛之極虢弗畜而力戰必自斃其力而饑

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

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神降以聲接人莘虢地今河南陝州城有莘原神降之所過周大夫言四代興亡皆有神異享祭也物類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以比類祭之請命請命以土田祝太祝宗宗人史太史應區嚚皆名聽於民政順民心也聽神求福於神也依人唯德是與涼薄也

閔公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汭渭水之曲渭水源出臨洮府鳥鼠

山東至咸陽華陰入河舟之僑虢大夫○
之僑於此智矣而後以違命為戮何哉

僖公二年春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
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
强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
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
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
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

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荀息字叔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今山西石樓縣有屈産泉傳云有馬飲此泉而生龍駒即此馬也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假道今山西蒲州中條山有虞坂傳荀息由此假道外府言代我藏之耳宮之奇虞賢臣息謂虞君親而狎之必輕其言冀國今山西河津縣舊有冀亭顛軨虞地山西平陸縣舊有顛軨坂鄍虞邑攻其三門虞報伐冀使其國病將欲假道先稱其强以悦之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故問虢以何罪伐我虞喜於厚賂而欲求媚故請先晉不信虞故自主兵經先書虞惡其賄也下陽虢邑今山西平陸縣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

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桑田虢地在今河南陜州東北鑒以自照驕則生疾稔熟也

五年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

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晉定謀滅虞虢再假以伐奇知其謀故以輔車脣齒為喻輔車兩旁夾木也詩曰其車既載無弃爾輔太伯虞仲太王二子皆不從父命讓適吳毋弟王季立後武王封

虞仲庶孫為西吳虞公其後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以周世次計太伯虞仲為昭二虢為穆仲虞本仲雍因子孫封虞而追稱之仲叔二虢始封君之字盟府司盟之府桓莊事見前據猶固也馨香之遠聞黍稷牲玉享與不享原於德之有無物一而用異故云不易臘歲終祭衆神之名上陽虢國都在今河南陝州東南卜偃晉卜大夫述童謡云云龍尾尾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作袀袀服黑衣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旂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也童齓未有感慮會成戲言若有憑者博覽懼思之士聞而兼志之以備鑒戒偃以此推之知九十月之交虢當滅蓋以夏時也交晦朔交會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虞

祀虞所命祀

驪姬之亂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

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賈姬姓國齊姜武公妾大戎唐叔子孫別封在戎狄者小戎戎之別種子姓驪戎在今陝西臨潼縣有驪山驪戎城姬姓男其君之爵納女於人曰女外嬖寵臣梁姓五名東關居國東塞亦名五曲沃桓叔所封宗廟在焉蒲今山西蒲縣二屈一為今吉州一為今石樓縣有屈產泉旌章也伐功也廣莫曠絕也言以戎地之曠絕而在晉則為都其威遠樹宜闢土之廣獻公方好外畧故以此悅之鄙居於邊也

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喻二人共壂傷晉室也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　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前王命以一軍為晉侯今獻公作二軍有廢太子心使將兵耿今山西河津縣東南有耿城霍今為霍州魏今為平陸縣北有魏侯城三國皆姬姓晉滅之餘見卿族廢興卿

始有軍行將下軍故曰位以卿極無以加及禍及也無瑕精白也祚福也

二年冬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

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嘆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

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弃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

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
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
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
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獻公廢太子之心已決再
使將兵而尤示之意臯落
赤狄別種今山西樂平縣有臯落山其地也里克申生
傅冡大也兵尚專制宣威太子以孝為德故其事多悖
命非其任故失官分妨其權故不威不對以言不經也
○克既以正諫君而又以孝勉太子於此盡其宜矣而
惜乎後之不終也○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玦如
環而不連以金為之申生以太子將上軍狐突重耳外
祖為之御先友為其右罕夷以卿將下軍梁餘子養為
之御先丹木為其右羊舌大夫叔向祖尉軍尉先友以

衣佩為吉偏半也玦主決故曰要分身之半為親故無慝威權在己可除害故遠災兼之則無患突嘆先友不知君心章顯也旌表也貫以春為始一其服為純衷中也世子珮瑜玉則合度今以冬十二月幽閉之義尨非純也金玦非度也涼殺寒離皆不祥之稱豈可恃以為安子養意與突同告於廟受師命宜於社受脤肉韋弁服軍之常尨偏衣也雜色奇怪非常之服待命者賜之玦則去故不復心害太子之心丹木亦知不吉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阻古作詛將服是服先詛之云必盡敵違避之也突欲太子他適羊舌勸太子死戰寒心薄惡不忠孝之惡名辛伯周大夫諗告也亂本以驪姬寵奚齊嬖也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有功益見疑故云速禍據國語申生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

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

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必欲立驪姬卜不吉而復筮龜筮本無長短卜人意在規諫故云筮短龜長繇卜兆辭渝變也攘奪也羭美也言專愛之則能使公心變而攘奪其美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也中大夫舊云里克恐非齊姜太子母公夢其求食姬欲讒太子而無由假以公夢使祭度必歸胙可致毒也墳起也毒食經宿輙敗豈能六日此明非太子毒公乃惑焉而不察或云以此自理君必辯太子以君愛姬甚而老矣不忍使姬得罪以傷君心又以蒙惡名不奔而縊新城曲沃也時二子在朝各奔其邑

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

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讓譴也蔿知公將廢太子而幷及二子故預以為固讎所保而勸公修德以固宗子必讎必當之保保而守之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尨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所訴堅之則為固仇故不知所從袪袂也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賈華晉大夫夷吾非不欲校力不能守不如重耳賢為嫌與重耳同謀相隨以梁梁為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九年秋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

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丕鄭亦晉大夫克黨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貌弱小貌指奚齊卓子欲使保護之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貞也三怨三公子之徒能謂人已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次喪次詩大雅斯言之玷荀息有焉惜其前失言也蓋息既從君於昏而許之以死則於義有不得不死者矣）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

愛馬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郤芮郤缺父從夷吾欲乘二子弒謀歸得國言國非己有何愛而不以賂秦能得民不患無土隰朋齊大夫桓以稱伯故會秦納之

為又以無黨無仇微勸秦弄戲也不過有節也公孫枝秦大夫字子桑詩大雅帝天則法也言文王行由自然合天之法僭過差賊傷害也無此則可為人法多忌適以自害晉弱則秦強故曰吾利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忌父周卿士黨周大夫說自解非篡也丕鄭克黨以在秦故不及其難

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

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共太子申生諡下國國之東忽如夢相見狐突本申生御故使登為僕夷吾烝於賈君故雖於申生改葬加謚而謂無禮請帝討之不見其象忽沒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不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

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呂甥郤稱冀芮皆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問聘遺幾無也泠至秦大夫祁舉亦虎黨周禮侯伯七命貳車七人每車一大夫主之共華等七子也豹鄭子大主謂秦小怨里丕也秦伯言能殺里丕必得衆能出君必不奔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天王周襄王召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圭為瑞幹言其立輿言其載於此知惠公之不終

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

馬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乎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荐重也民擕無義以離其心也百里秦大夫豹欲為父報仇故請伐雍秦都臨渭水絳晉都臨汾水其粟自渭運入河汾故名汎舟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沙鹿山在今北直隷元城縣卜偃晉卜大夫國主山川故崩而國幾亡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

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慶鄭虢射皆晉大夫共議秦乞糴鄭謂必宜與之射以皮喻所許秦地以毛喻糴言既背秦賂致怨已深今與之糴猶無皮而施毛也又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鄭以如此民雖逆猶弃而仇我敵怨更深必自悔

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

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

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
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
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
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
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
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

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

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
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
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
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
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
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
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

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

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
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
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之睽
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
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
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

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
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
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穆姬申生姊秦
穆夫人也賈君獻公正妃賈女驪姬詛無畜羣公子故
使納之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河外河南從河南而
東盡虢界也華山在今陝西華州解梁今山西解州輸
粟閉糴見本事徒父秦之掌龜卜者兼掌筮筮法用雜
占不皆取易詞詞意云秦伯之車涉河則晉侯之車敗
秦伯不解詰之周易巽下艮上蠱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亦秦勝之卦即此所云千乘三去三言蓋卜筮書雜詞雄君象狐狡媚故以謂晉君狐蠱必雄狐之誤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周九月夏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秋風既肅山木之實皆落材亦可取而用在秦則克在晉則敗晉以師禦秦於境三敗退秦逐之及於韓故云寇深鄭以公怒秦至此故云君實深之惡其許不以為右步揚郤犨父鄭國馬名小駟公乘之鄭又諫以為必須自用其土產變變其常度易猶逆也狡戾也僨動也馬之氣血與脉交鬱而橫興外似強而內實乾竭必不能進退周旋於戎事韓簡晉大夫萬之孫狃狎也公以秦兵雖奮尤不可使之狎我而輕來定列定位也簡知師必敗恐死故以囚為幸韓原在今陝西韓城縣有古韓城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如慶鄭言輅迎也止獲也反首亂髮反下垂也拔茇同草舍止壞形毀服以示感妖夢謂狐突不寐而遇申生帝許罰有罪之言踐實也以至

以晉侯至其國也實聞此言懼其或變也罃康公名弘其母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閑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外為惠公告罪而內為刼制之術故登臺而荐之以薪令上下者履薪乃通并率子女於其上若將以火自焚之狀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而且告以朝夕將死之言故不以晉侯入靈臺周之故臺亦以抗絕令不得通內外厚歸以厚獲而歸喪歸或夫人自殺也何有猶何得縶秦大夫聚慝恐晉侯歸而相聚為仇惡也祇適也史佚周武王太史名佚怙恃也恃人之亂為己利也郤乞晉大夫瑕呂飴甥即呂甥也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使迎己以危難欲收眾心故先賞之於朝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哭哀君不還也爰本趄易也以公田之肥美者易其臣之磽确者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圉也州兵使州長各繕甲兵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周禮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

長督察少而易精史蘇晉卜大夫兌下震上歸妹上六變而之睽兌下離上其繇爻辭盍血也貺賜也刲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刲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兌為少女震為長男故稱士女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報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離二卦變而氣相通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故曰為嬴敗姬輹車下縛也丘猶邑也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震變為離是姪從其姑之象謂子圉質秦也逋亡也棄家謂子圉棄婦懷嬴而歸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於高梁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

可推若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必盡附會以爻辭則構虚而不經故畧言其歸趣簡又因公恨而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皆緣物而生故可以知吉凶不可以變吉凶先君之德宜致敗而後有此凶數是敗已先定數其可及乎占之從不從無救於敗詩小雅言民之有邪惡非天所降僔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竊謂簡論獻公之敗德是矣所論象數非也夫天地間有理斯有氣有氣而象數因已畢具乎其中矣物由以生豈緣物始有乎又豈有先後之分乎簡固淺乎為言而杜更繆用以解龜筮之長短諸書又多引以為徵何皆陋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

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

臣行將馬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陰飴甥即呂甥食采於陰王城秦地在今陝西臨晉縣境舊有王城甥欲秦歸晉侯說言國人之情皆忠愛於其君一役統戰韓而言德刑並用可伯也牛羊豕各為一牢將歸之故厚其禮蛾析晉大夫陷君謂君號鄭而鄭去之也殺而後入見忮忌終不化也晉國河東秦國河西征賦也置官司越河而有之也

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

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懷子曰孕過期過十月不產卜招父梁太卜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宦事秦為妾

二十二年秋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婢子婦人之卑稱巾以帨

手撕以理髮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筴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

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懷公圉也亡人重耳期期示之期而至其期也弗召乃心重耳故策名書名於所臣之策質贊通臣始見君必有贊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　遂奔狄

過衛　及齊　及曹　及鄭　及楚　乃送諸秦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

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

狄乎齊桓公置射鈎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不告不告於魯餘見文公之伯濟河秦納重耳之師令狐今山西猗氏縣桑泉今臨晉縣有桑泉城臼衰在今解州東南舊有臼城晉師懷公遣拒重耳之師受穆公命而退郇在解州西北武宮武公之廟懷公奔重耳使殺之高梁在今北直隸寧晉縣境呂甥郤芮為惠公舊臣畏為文公所偪害辭辭不見田獵也袪猶在言披所斬之袂尚在不忘也余何有言當二君世君為蒲狄人耳於我有何義

射鉤管仲射桓公中帶鉤何辱命言若反齊桓已將自去不煩君命披奄人故稱刑臣以難告告呂郤將焚公夫人秦穆女文嬴也以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之紀綱言能總攝可任也○呂甥忠智所事非人而不獲終傷哉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豎左右小吏頭須一曰里鳧須出公出納納公心主謀畫既覆則所圖謀者亦反遽惶遽也言文公弃小怨所以能安衆

晉侯賞從亡者

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

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介之推文公從臣蒙貺也知之欲以達於公也緜上在今山西介休縣有山名介山有介廟〇獻公任用智勇滅國拓疆晉之強也實自公始誠亦可稱雄傑之主矣特以嬖愛驪姬廢長立幼以至國亂累世子孫交殺幾盡自古不能克情制欲躭昵袵席功業雖高而不獲令終者多矣豈特一獻公哉噫此誠正修齊之訓亘萬世而莫能易也歟

并諸戎狄

僖公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

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采桑在今山西太寧縣境舊有采桑津此前事也靡言狄不恥走故可逐克恐怨深而羣黨來報射料以見弱必來）

十六年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今山西臨汾縣舊有狐谷亭汾水出太原南入河敗韓原之敗）

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詳見景王讓晉）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清原今山西稷山縣境舊）

有清原為文蒐軍之地

三十三年夏狄侵齊因晉喪也喪文公薨故　秋狄伐晉及箕箕今山西太谷縣東有箕城　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别種也詳見卿族廢興

宣公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懷今為河南武陟縣邢丘在今懷慶府城東驕則數戰為民所疾以索穿物曰貫惡之多如物之盈於貫殪殺也周書康誥戎大也蓋言武王使殷王之罪稔而滅之

七年夏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晉用桓子謀故縱狄

十一年夏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欑函狄地有繼其功可繼也從從衆狄也詩周頌言文王勤以創業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

十五年夏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鄷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

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潞子國今山西潞州有潞城酆舒潞之相儁絶異也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今為山西黎城縣有黎侯城命天命也文字也乏古文作丒正本射侯正以受矢丒以御矢是相反也丒言矢於此匱乏不去也此反正是乏絶之道曲梁今永年縣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稷今山西稷山縣西有稷神山略定其疆也前狄奪黎氏地故晉復立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

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荀林父謚桓子字伯千室千家也桓子與楚戰邲而敗晉侯將殺之士伯諫止故并賞瓜衍闕職叔向父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錫天下故能行周道福流子孫○林父敗軍之將幸而不死避楚之强而苟以闢土於狄庶可免罪耳晉侯之賞已過而以文王事比之大不侔矣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留吁

之屬餘見御族靡興

成公三年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晉滅赤狄其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二年夏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楚為成故盟宋交剛地闕

昭公元年夏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

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太原即大鹵今山西太原縣無終山戎今北直隸玉田縣崇尚也魏舒以車利平地步利險阻故言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將何以勝若更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則步兵多既可克遇險則步兵利又可克前此車步參用未有皆用卒者今自我創始皆卒乃毀車為步陣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三伍因斬主將之嬖人違命者以徇布列五陣以相遠於前為兩於後為伍右角為專左角為參前拒為偏其名臨時所定翟人笑其失常猶未陣為晉人所薄大敗徒步也阨險也傳

言荀吳能用善謀

十二年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今為北直隸新樂縣有鮮虞亭昔陽今山西清源縣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今為北直隸盧龍縣有肥兒國緜皐名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八月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晉平丘之會甲車四千乘故為悉起不警不為備夷狄無謀也中人戎地今北直隸慶都縣境

舊有中人城衝衝車競爭逐也驅衝車與敵人爭逐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

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荀吳謚穆子鼓白狄之别今北直隸晉州舊名鼓城所適所歸也賈買也完保守也卒終也爽差也義所義之所在也鳶鞮鼓子名穆子於此風彩差可畏愛

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屠蒯晉之膳宰以忠諫進雒雒水在洛陽三塗山在嵩縣陸渾戎其地即嵩縣警備警戒以備戎欲因晉勢以獲戎俘也棘津在北直隸棗強縣境有棘津城甘鹿周地大獲因先

警備也以文公示夢故獻俘以告成

二十二年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䳒鞮歸使涉佗守之獻獻於廟叛叛

定公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晉而屬鮮虞東陽晉之山東邑今北直隸河間府其地偽糴詐為將販糴於鼓昔陽鼓子所都守守鼓地也平中晉地恃勇輕敵故被獲

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長狄之亡　附

文公十一年秋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

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鄋瞞北方長狄國名人長三丈防風氏之後漆姓得臣謚莊叔侯叔夏緜房甥富父終甥皆魯大夫四人共車故曰駟乘僑如鄋瞞之君捲猶衝也狄長戈短蓋遥擲戈以衝之子駒魯郭門埋首於此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得臣命其子名僑如以自志其功宣伯僑如謚伐宋事在春秋前皇父戴公子充石其名耏班穀甥牛父皆宋大夫亦四人同乘長丘宋地緣斯亦狄名皇父二子從軍偕戰死應受賞傳失記至後皇瑗皇緩猶其後也賞耏班使食關門之租因以名門齊襄誤本惠公也惠之二年為魯宣之二年在滅潞十三年前成父齊大夫榮如焚如之弟周首

齊地簡如伐齊退走至
衛見獲長狄之種遂絶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一